

第五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課程心得報告

鄭媛元

本屆研習營課程以「南京：歷史記憶與都市空間」為綱目，就文學、史學、藝術等領域切入，提供學員同一地域空間，不同論述方法的研究視角。以下將先由「重新閱讀文本」及「拓展閱讀材料」兩個方向，簡述筆者參與研習營後對方法論的省思；爾後再總結此一課程對研究方向有何啟發。

如何「重新閱讀文本」，是身為文史研究者的重要能力。雖然本屆研習課程橫跨眾多領域，講授學者關注面向亦各有不同；但歸根究柢，如何精讀文本，重新挖掘文本中的訊息，乃所有教授為學員示範的共同準則。具體的解讀方法，即先以文本中的人物為觀察基礎，找出其敘事視角，即研究所立足的「點」；接著延伸至人與事物的互動，建立「線」的關係；再者，將人事物置於具體的語境、歷史地理條件、各種感官因素當中，構成「面」的網絡，由社會及權力結構的觀察中做出詮釋；最後，則將上述觀察置於歷史脈絡當中，觀察流變，使其成為與從前、現今均能相互勾連的立體結構，而非孤立事件。

以田曉菲教授對應制詩的解讀為例，即可見出，為文本中人、事、物的關係仔細定位，不僅能拓展文學詮釋的深度，也能提供歷史研究新的觀察角度。田教授指出，顏延之詩中有兩種不同的觀看視角，即「帝王的」與「平民的」；二者的差別不僅在於「藐盼」、「窮遠」或「仰視」所見有何不同，此類「切換的視角」(shifted viewpoint)也顯示出，在皇權與平民之間，需要應詔詩人的書寫，才能同時展現兩種不同的視野，並藉此展演王權(kinship)的施行。就解讀方法而言，分辨文本中的敘事視角，原屬敘事學的範疇，乃文學研究方法之一；目的看似解讀文學作品自身，或曰文本「內部」。但若將此一解讀，置於當時南朝面對北朝建國壓力的歷史背景下，可以看出，應制詩並非行禮如儀的表面文章，而有其實用目的：即同時以兩種不同的視角訴諸文字，鞏固南朝自身的王權論述。也就是說，在田教授的思考脈絡中，敘事視角不只是文學技術，區辨敘事視角，亦不僅是辨析文學美感的詮釋活動。若由歷史現場，觀察文學表述的「技術」及其流變，有兩種可能：一方面，所謂的藝術表現，可能會在不同的權力結構或新的詮釋角度之下，獲得重新評價；另一方面，解讀文學的方法論，未嘗不可以成為閱讀歷史材料時相互參酌的體系。正如田教授在演講末尾所云：「語言並非透明的載體，說什麼在於怎麼說，不能節選，不能摘要」。理解文學的技術，即理解文字的選用、組織，亦即理解一個時代的思考模式。就此一角度而言，文學與歷史間的相互理解，不僅在於應將文學作品置入特定的歷史時空中述評，也在於應將理解一個時代語言及文字的特定形式，視為閱讀歷史文獻的基礎知識。

本次課程安排當中，亦相當關注如何引導學員「拓展閱讀材料」。首先必須注意的是，閱讀不同歷史文獻，或辨明歷史環境中的物質文化，均需不同的閱讀方法。再者，援引不同形式的材料，能令研究論述更立體，避免僅留意特定文獻，偏離歷史情境之弊。最後更需注意的是，如何在既有的證據中提煉觀點，建立不同形式材料之間的關係。授課學者所引用的材料，包括書畫、圖像、碑刻、方志、契約、奏摺、地圖等等，不僅種類多元，不同材料亦有其自身的歷史脈絡，解讀時必須具備相關知識。例如，古代地圖並非依照正確比例尺繪製，而經常僅是相對位置的示意圖；故雖能以其理解地名及方位，但若援引作某地某城的實際範圍，即可能構成明顯錯誤。

石守謙教授對清初美人畫的解讀，即可視作不同材料間如何對讀的示範。分析樊圻、吳宏所作〈寇白門像〉(1651)的筆法可知，二人不僅以白描勾勒寇白門，且墨色清淺，與人像旁墨色濃厚的樹構成明顯對比。就同一種類材料間的比較而言，明代吳偉的〈鐵笛圖〉，亦是白描妓女圖，但吳偉所畫者較為肉感，具挑逗意味，意在引誘觀者，而且線條清晰。兩相對比可知，寇白門顯得不清晰，不實在，如同夢中人物。若欲理解兩幅同樣主題的作品，何以選擇大異其趣的藝術技法，不僅需要比對同一類型的材料，亦需其他的文獻佐證。因此，對照《板橋雜記》，即是理解〈寇白門像〉的另一途徑：由此可以看出，此畫與板橋雜記基調接近，同樣是藉美人哀悼王朝和青春的逝去。